理直氣不壯

言止善

如是我見

網絡等現代傳媒的出現爲人們的交流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但交流要有效，傳達的必須是眞實信息。方便會帶來低成本，造謠和傳謠便容易氾濫，因之，新情勢下更應推崇講眞話。「講眞話」三個字有兩重含義，一重是指眞心話，即言者樂意講的話；另一重是指話語恰是對客觀實際的正確反映。當然，最好二者一致，那番表達便是十足的眞話，但那只是理想狀況。不同的人，由於眼界不同，價值觀有別，前一類眞話和後一類眞話往往有差距。「盲人摸象」的故事雖講的是極端情況，卻是一種更深刻的生活寫照。認識兩類眞話的差別，善待這種差別，這是一個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眞實問題。

公民的政治參與和公共表達，都需要講眞話。在眞誠參與、平等交流中，民衆會逐漸體悟到建設的艱辛，管理的繁雜，社會的多樣化。這對提升民族的公民素養，大有裨益。講眞話是公民權利伸張的慣常方式，是眞誠人格的表現，也與公民意識的覺醒息息相關。多講眞話，才能取信於人，他人也會報之以誠；才可吐露眞實心聲，伸張自身權利，爲政策制定提供借鑒，爲誠信氛圍的構築「添磚加瓦」。

言論自由是文明社會的標誌，努力講眞話應是負責任的公民對自身的要求，我們應當認識，要講出有價值的眞話，是件要下功夫的事情。其一，講眞話要掌握實情。講眞話，跟信口雌黃、妄自忖度有本質區別。其二，講眞話要合乎時宜。講眞話，也要遵循公序良俗，切忌口不擇言。其三，講眞話應端正立場。任何眞話，都會裹上相應的道德評價，都有着某種話語立場。講眞話，當堅持客觀、公允、正義的準繩，符合人文倫理，尊重人的權利。講眞話，可以「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但不可「踩着別人的腳」。說眞話的底線，應該是不侵害公共利益和合法權利，不戕害道德律。其四，講眞話要堅持獨立精神。所謂獨立精神，是指發表屬於自己的與衆不同的、眞知灼見的、能夠引人思考、催人共鳴或爭鳴的意見。

關於說眞話，錢理群小結的五字訣很具有啓發性。錢理群認爲論者最好持「理直氣不壯」的態度。一方面要「理直」，因爲自己的主張是嚴肅、認眞思考的結果，在發現錯誤之前，必須堅持，據理力爭；另一方面，又要「氣不壯」，承認自己的認識有局限或限度，同時要善於從對方的主張和對自己的質疑中吸取合理的因素，避免因爲要和對方劃清界限，而把自己的主張推向極端。總之，要留有餘地，有一個自我調節或糾正的空間。

在網絡化日漸深入、民主化大潮勢不可擋的新形勢下，講眞話不只是關乎勇氣、魄力，更需要相應的制度鋪設。寬鬆的制度環境、開放的輿論口徑，才會增益於人人講眞話的常態化。而與此同時，堅持獨立精神、培養寬容品格，使眞相在平等爭論中被發掘，使觀點相互啓發、取長補短，才能保養眞話「花瓣」的社會營養。當寬容的文化土壤肥沃了，獨立思想不斷萌芽，眞話才會盛開，社會才能離和諧越來越近。當各種觀點得以兼容之時，社會才能達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黃素馨　楊芳菲攝

書香將軍張翼德

鄭延國

燈下集

明人羅貫中撰寫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中，燕人張飛即張翼德，是一名兼驍勇、威猛、粗率、橫莽於一身的大將軍。你看他怒鞭郵督時：「睜圓環眼，咬碎鋼牙」，將郵督「揪住頭髮，扯出館驛，直到縣前馬樁上縛住；攀下柳條，去郵督兩腿上着力鞭打，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這是何等的橫莽。再看他大鬧長板橋：「倒豎虎鬚，怒目橫矛，立馬於橋上」，接着厲聲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與吾決一死戰？」如是者再三，直嚇得曹兵「盡皆股栗，肝膽碎裂」，這又是何等的威猛。字裡行間分明顯示出：張翼德只不過是一名沒有半點文士風度和素養的武將而已。

然而，歷史上的張翼德，情形卻並非如此。首先，他會書法；其次，他擅丹青；再次，他能詩文。換言之，即張將軍身上頗有幾分書香氣呢！證據何在？第一，南北朝梁人陶宏景著有《刀劍錄》，稱：張飛初拜新亭侯，命匠人煉赤朱山鐵爲一刀，刀上銘刻「新亭侯蜀大將也」七字。相傳這幾個字便是出自張飛的手筆。第二，元人吳鎮寫有一詩，題爲《張翼德祠》。詩云：「關侯諷左氏，車騎更工書。文武趣雖別，古人嘗有餘。橫矛思腕力，繇像恐難如。」車騎即車騎將軍。張飛於章武元年即公元二二一年曾官拜是職。這首詩表明，張將軍不獨武功了得，而且書法造詣亦不同凡響，恐怕連當時的書法大家鍾繇、皇像都望塵莫及。

第三，明人卓爾昌編有《畫髓元銓》，內中記載：「張飛喜畫美人」。第四，明代《丹鉛總錄》及相關史料云：張將軍尤能吟詩作賦，曾撰有《眞多山遊記》、《刁斗銘》、《立馬銘》等。《立馬銘》又稱《八濛摩崖》。這段銘文爲明人在四川流江縣八濛山山崖上發現。銘曰：「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銘。」據說，這則二十二個字的銘文係張將軍大敗張郃之後，乘着酒興，用他那根丈八長矛在岩壁上鑿寫而成，字體爲隸書。惜乎，是銘由於長年累月遭受風雨冰雪侵蝕，已經完全毀滅，未能留下任何蛛絲馬跡。不過有人稱，此銘曾有清代光緒年間的一個拓本，上面有清末翰林胡升猷的題識：「桓侯立馬勒銘。相傳以矛刺石，作字在四川渠縣石壁。今壁裂字毀。光緒七六月，撿家藏拓本重鈎上石。侯之精靈如在目前，非徒愛其書法之工也。」桓侯即張翼德是也。

第五，明代狀元鄒元標，曾爲重慶東北角上的雲陽張飛廟寫過一副對聯，曰：「劍氣非關月，書香不是花」。顯而易見，上聯是說，精湛的武藝來自個人長期的勤學苦練和頑強拚搏，與日月毫無關係；下聯是說，扎實的學問源於個人經年累月地刻苦攻讀和夯實內功，不像春天的花朵，一陣風雨吹過，便花落也，香消也。毋庸置疑，在鄒狀元的心目中，張將軍完全是一位渾身散發着書香氣息的文武全才，就像他的拜把兄長關雲長一樣，義膽忠腸，一身正氣，嫉惡如仇，是非分明，且常常在燦燦的燭光下，徹夜吟讀春秋一類的典籍而不知東方之既白。

布魯格：凝固的時光

方　元

流動空間

去比利時的目的本來是去看首都布魯塞爾，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卻是沿海小城——布魯格（Bruges）。這座充滿中世紀風情的古城就像一座巨大的露天劇場，每天都在上演着跌宕起伏的歷史劇。那古老的建築、蜿蜒的街道，凝固了布魯格歷史上一段輝煌的時光。

比利時人絕不會同意我把布魯格叫作「小城」。作爲一個重要的工商業港口，它是西佛蘭德省最大的城市和省會。然而，對於一個來自人口大國的中國人，一座僅有十二萬人口的城市，實在無法與中國那些動輒幾千萬、幾百萬人口的城市相比。雖然我說它是座「小城」，但絕沒有小看它的意思，因爲它的悠久歷史和文化藝術貢獻足以讓香港這座七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甘拜下風。

布魯格距離布魯塞爾約九十公里，乘火車約一個小時，車次頻繁，非常方便。出了火車站的大門，即可望見古城的鐘塔。無需有人導遊，那風景如畫的街道和運河將帶領你穿過時間隧道，走入一個童話。

布魯格古城太美了。它就像一罈陳釀的美酒，看一眼就讓人醉了。城內那四通八達的運河、臨水而居的人家、跨在河道上的一座座石拱橋……令人聯想到意大利的威尼斯、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或中國的蘇州。不過，如今在河道上已看不到繁忙的貨船，只有載滿遊客的汽艇。街上除了觀光馬車的車伕和商店的店員之外，看到的幾乎都是外來遊客，以致令人產生疑問：這是一個眞實的世界，還是一座主題公園？

「市場會議廳」是古城的地標之一，始建於十三世紀，八十三米高的八角鐘樓是昔日輝煌的見證。「聖母教堂」的鐘樓更高，有一百二十多米，據說至今仍是世界第二高的磚結構鐘樓。教堂始建於十三世紀，陸陸續續直到十五世紀才全部完成，融合了羅曼和哥特等多種藝術風格。用長達兩百年的時間建造一座建築，對於今天的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事，也不會做的事。看來，古人也是好大喜功。不過，我們也能看出古人的虔誠以及對建築藝術的執著和耐心。歲月的長期陶冶使建築產生出醇美的歷史質感，而這正是現代建築缺少的品質。

一般來講，建築的外形越高、越大，就越能引人注意。不過，「聖血教堂」則是以內涵取勝。這座精緻的哥特式小教堂保藏着一件歐洲最珍貴的聖物。據傳說，在耶穌死後，亞利馬太的約瑟在爲祂擦洗身體時，私下保留了幾滴血水。約在一一五〇年，這幾滴聖血由耶路撒冷被帶到君士坦丁堡。在那裡，聖血被裝入特製的小金瓶，然後送到布魯格，供奉在這座專門爲它而建的教堂裡。雖然論規模和高度，它遠比不上城中其他幾座大教堂，但來朝拜的人很多。正應了中國人那句老話：「廟不在大，有神則靈。」

當地政府不單致力保護古建築的一磚一瓦，而且在古城環境上也力求完美。今天，古城堅守着中世紀的「落後」：沒有一座現代高層建築，沒有一塊大型廣告牌，也見不到巴士和私家車。這種清爽的城市環境，對於生活在高樓陰影之下、每天被商業廣告轟炸、被迫吸食車尾廢氣的香港人，是無法想像和理解的。讓我感到有點意外的是，沒有見到成群結隊的中國大陸及香港的旅行團。大概因爲這裡缺少「土豪」喜歡的高檔品牌商店和「師奶」鍾意的「LV特賣場」吧。

布魯格古城是一部用磚石寫成的書，它的興衰沉浮今天讀來仍發人深省。布魯格位於茨文河通向北海的口灣。在中世紀那個航運大時代，它憑藉天時地利，成爲國際紡織品貿易中心，吸引了歐洲各國的商人。財富隨着茨文河源源流入布魯格。高聳的教堂、華麗的市政廳和花枝招展的住宅……一個又一個建築傑作把布魯格裝飾得像是一頂鑲滿寶石的王冠。

布魯格在十四世紀進入鼎盛時期，成爲北歐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忙的港口，人口超過了倫敦。在十五世紀，統治佛蘭德地區的勃艮第大公將首府遷到布魯格，使它上升爲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這兩百年是布魯格的黃金時期，在經濟和藝術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成就。它不僅是國際紡織貿易中心，而且是「佛蘭德畫派」的藝術中心。

當布魯格人沉浸在上一代人留下的繁榮之中，以爲好日子會永遠下去的時候，茨文河口灣堆積的泥沙已堵塞了航道，紡織工業已出現疲態，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開始下降，而另一座港口城市安特衛普（Antwerp）的競爭力與日俱增，已做好取代布魯格的準備。然而在布魯格，財富雄厚的家底和表面繁榮的景象掩蓋了衰落的危機。建築師仍忙着建造更高和更豪華的建築，畫家仍在描繪着絢麗奢華的生活……似乎宏偉的建築和精美的畫面能幫助布魯格留住財富、留住繁榮、留住美好的時光。到了十六世紀，經濟的沉淪加上政治和宗教的爭鬥，終於徹底斷送了布魯格復甦的希望。

讀着布魯格的歷史，讓我不禁想到今日的香港。雖然兩者相距九千公里和五個世紀，但今日香港的心態和處境怎麼與當年的布魯格有那麼多的相似？

旅遊城市總是向人展示它最美好的一面，但眼前的美景其實並不是一個美麗的童話，而是一個艱難時代留下的遺蹟。自十六世紀衰落之後，布魯格經歷了長達四百年的蕭條。在十九世紀中葉，它甚至一度淪爲比利時最貧窮的城市。一個城市由盛轉衰其實是一件很容易發生的事。那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香港大學生何時才能明白這個淺明的道理？

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隨着全球旅遊業的發展，布魯格的凝固時光才重新煥發出光彩。今天，布魯格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旅遊業。因衰落而得福的是，四百年來，古城和古建築逃過了工業化的過度開發，完整地保存下來，既可以讓世界各地遊客飽覽中世紀的風貌，又可以讓布魯格的子孫們躺在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上，繼續吃老本。

古城布魯格　（攝影）方　元

湘西邊城

郭延眞

天南地北

羊年春節是在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邊城度過的。濃濃的年味，有如把盞醇醪而緩緩飲之，令人陶醉，令人歡快，令人感慨。細細品嘗，這濃濃的年味具有四大特色。一曰車多，二曰人多，三曰年貨多，四曰鞭炮聲多。

車多，一是指種類多，有大巴、中巴、三輪、摩托，以至單車、手推車等，其中以自駕小車最多；二是指車牌號多，除本地車牌號之外，尚有京、冀、豫、鄂、贛、雲、貴、渝、川等地車牌號，其中尤以粵、浙、蘇、閩車牌號爲最。這些車輛或繞城而行，或穿城而過，但以在城中滯留的小車居多。無論是大街還是小巷，總有車輛暫駐。

車一多，人自然也就多了起來。從廣東、浙江、江蘇、福建等地從業或打工回來的邊城人，與長期留守本土的邊城人，彷彿兩股洪流融合到了一起，硬是把邊城擠了個水泄不通。滿街的人群中，不乏當代的「翠翠」，秀麗的面龐，時尚的衣着，完全可以與都市的靚女比美。蹣跚行走的當代「老船夫」，那爬滿皺紋的臉上也時不時地顯露出一種趕上了奔向小康好日子的微笑。熙來攘往的人們大都是衝着一件事上街的，那就是趕在年前採購年貨或者推銷年貨。小車車主將車駛到超市附近，千方百計尋處空坪隙地停了下來，便攜家帶口直奔商場；手推車車主推着自己的土特產，在街頭巷尾的旮旯剛剛設置個臨時攤位，便有路人提籃攜袋湧了過來；摩托車逶迤而至，車主找個彎口，猛地一煞，夫妻二人便雙雙下車走進一家理髮店，看來他們是先忙着「從頭做起」，然後再趕置年貨。

與三條高速公路牽連的邊城，年貨格外充足。滬昆高速運來的是華東、西南的特產，長常吉高速運來的是東北、西北的特產，長婁懷高速運來的是華北、中南的特產，再加上本地的土產，商場裡堆滿了，集市上堆滿了，大街小巷中凡是允許擺攤的地方也堆滿了。無論是穿的，吃的，還是用的，可以說是品種多樣，琳琅滿目，應有盡有。購買年貨的邊城人，有的是用車裝，有的是用手提，有的則是肩上揹着個背簍，裡面塞得滿滿的。車多人多年貨多的邊城，雖然有些擁堵，但都能互相體諒，畢竟是一年才有一次的春節啊。

從臘月廿四過小年那天開始，鞭炮聲便陸陸續續在邊城內外響了起來。除夕之夜竟至達到了最高潮。隨着中央電視台春晚演出主持人的一句「鐘聲響起，羊年來到」，整個邊城以及周圍大大小小的村鎮，全都「火爆」了。爆竹聲起，煙花騰空。其聲響也，劈劈啪啪、轟轟隆隆、呼呼啦啦；其色彩也，紅紅綠綠、黃黃紫紫、青青藍藍。只見一條條火龍，彎彎曲曲竄向空中，然後轟隆一聲，五彩繽紛的火花立刻散射開來，其境其景，恰似毛澤東在一首詞中所描繪的那樣：「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一聲鞭炮，便意味着邊城人的一份歡樂；一串煙花，便代表着邊城人的一種幸福。千萬聲鞭炮就是千萬份歡樂，千萬串煙花就是千萬種幸福。

變臉說

張桂亭

文化經緯

變臉，是中國川劇很獨特的表演藝術。演員在舞台上，只需將臉一轉，或用手一抹臉兒，或把臉兒一晃，立時就能將原來模樣的臉變成另樣的臉。著名川劇演員彭登懷變臉技藝高超。當年，在新加坡演出，二十五秒鐘竟能變臉十四次！在內地，其他戲劇裡的演員，有的也能把自家的臉兒變喜變怒變哀變樂或變成吊眉鼓腮口鼻異樣的臉。這是藝術上的變臉。

《紅樓夢》裡的賈寶玉，有一天，直睡到紅日高升，方才去到學堂。哪知「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這是什麼時候才來？』」第八十一回，鳳姐道：「那老妖精……見了我，便臉上變貌變色，兩眼黧雞似的。」這「變貌變色」也是變臉。在現實生活中，還經常看到，有人正好言好語好端端的一張笑臉，不知哪裡不對勁，突然就「把臉一板」，或剛剛還滿臉怒氣，又立馬「堆下笑來」。還有常見的「破涕爲笑」、「轉悲爲喜」、「勃然大怒」、「喜怒無常」的臉，三變色的臉，一會陰一會陽的臉，像小小孩兒那樣說哭就哭說笑就笑說鬧就鬧的臉……都是生活中的變臉。

還有一種變臉，譬如在機關的科室中，那些踩着鐘點進門，瞅着鐘點出門的臉，「一杯茶，一支煙，一張報紙看半天」的臉，閒着逗笑話，侃大山，一泡就是八個鐘點的臉，自家獨處時是一張臉，集體相處時卻又變出另樣的臉。開會時，坐在前排是一張正兒八經的臉，挪到後邊則變成了漫不經心的臉……這些變臉，不用手抹，不用晃頭，但其變化之快捷多端，足讓川劇變臉的彭大師自嘆弗如。

還有一種就像《鏡花緣》中「兩面國」人的臉，前面是和顏悅色滿面謙恭的臉，而只要將頭一轉，便會變出藏於腦後頭巾裡的鼠眼鷹鼻滿面橫肉的惡臉。與此不同的，是一種機巧善變的臉。進啥門變啥臉，見啥人變啥話，說啥話變啥臉……誰知道這張善變之臉還能變出啥樣的臉？與此又不同的，是一種喜怒於心而不形於面的臉，甚至是心懷叵測，也會不露神色的臉。雖然是心口不一，卻不顯現於面。任你說去做去，他那裡絲毫不動聲色地以不變而應萬變。細察之，此臉乃是變出來的假臉，其眞臉卻深藏城府，任你琢磨不透。古人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不妨將此語也變臉一番：「人面之不同，如其心焉。」

遠去的小時候

南方寺

人生在線

我最近越來越羨慕兒子了。我主要是羨慕他在那麼好的學校讀書，有籃球場、足球場，電影院，有學有玩，快樂不止一米。

他從最初的緊張羞澀，很快適應了小學生活，一學期下來已幹過不少「領導崗位」，當過輪值班長、餐後小分隊隊長（就是同學吃完飯他來搞衛生，倒垃圾）……這小子樂在其中，幹得一頭是勁。他還參加了足球興趣班，我偷偷觀看過他在綠茵場上的風采，或停或轉有模有樣，盤帶、突破、調度眞像那麼回事，他還給自己起了個代號：中國羅本。他才一年級啊，我的天！

那天放學一見到我就問他的身份證在哪裡，我說你沒有身份證，小孩哪有身份證。他着急了，說你趕快想辦法，沒有身份證就不能參加比賽了。原來他要代表學校參加校園足球比賽，要用身份證註冊。我說你能踢比賽嗎，他說當然可以。看來足球也要從娃娃抓起，我剎那間對中國足球信心大增。

我還羨慕兒子的小熊書包，魔術般的文具盒，會伸展的寫字桌，頗有氣勢的運動鞋，甚至他的牙刷牙膏，都是那麼誘人。

帶兒子去遊樂場、兒童樂園，多數時候是和他一起玩，比如激流勇進、空中漫步、海盜船……我都是跟兒子一起體驗的，有時候是我想玩，然後鼓動他。

和兒子在一起，讓我彌補了很多童年樂趣，也讓我常常想起小時候貧窮的玩樂，我沒有漂亮的書包，當然也沒有那麼多書和作業，我們的玩具也很簡單，挖一塊泥巴到平整的地方摔幾下，然後從中間挖個洞，洞口朝下往地上一摔，嘭，那一聲「巨響」魅力難以描述，讓我至今念念不忘。

春節放假回老家，兒子發現一把破玩具槍覺得新鮮，好奇地擺弄着。那是我二十多年前用兩根鋼條加一個鋼帽打造的玩意兒，放一個火柴頭進去，一拉一勾就可以製造驚喜。我當然要在兒子面前展示展示，三下兩下，嘭——嘭——嘭……我告訴他這是我小時候玩的，我看他表情驚愕得不可思議，知道他徹底被誘惑了，我那塵封多年的寶貝光榮地實現傳承。

小時候那些事其實都很簡單，短暫閃幾下，突然就消失了，剩下的是恍惚和錯覺。當我站在校門口送別或迎接兒子，看到那麼多歡快的身影，總感覺其中有一個身影——是我。